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人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

話說賈璉起身去後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，約一個月方回，賈璉未得確信，只得住在下處等候。及至回來相見，將事辦妥，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。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，只得賈璉前腳走了，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，照依自己正室一樣裝飾陳設。至四日，便回明賈母王夫人，說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。只帶了平兒、豐兒、周瑞媳婦、旺兒媳婦四人。未會上車，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，又吩咐眾男人，素衣素蓋，一徑前來。興兒引路，一直到了門前扣門。鮑二家的開了。興兒笑道：「快回二奶奶去，大奶奶來了。」

鮑二家的聽了這句，頂梁骨走了真魂，忙飛跑進去，報與尤二姐。尤二姐雖也一驚，但已來了，只得與鳳姐相見，於是忙整理衣裳，迎了出來。至門前，鳳姐方下了車進來。二姐一看，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，身上月白緞子襖，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，白綾素裙。眉彎柳葉，高吊兩梢；目橫丹鳳，神凝三角。俏麗若三春之桃，清素若九秋之菊。周瑞旺兒的二女人攙進院來。二姐陪笑，忙迎上來拜見，張口便叫「姐姐」，說：「今兒實在不知姐姐下降，不曾遠接，求姐姐寬恕！」說著，便拜下去。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，趕著拉了二姐兒的手，同入房中。鳳姐在上坐，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，說：「妹子年輕，一從到了這裡，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。今兒有幸相會，若姐姐不棄寒微，凡事求姐姐的指教，情願傾心吐膽，只伏侍姐姐。」說著，便行下禮去。

鳳姐忙下坐還禮，口內忙說：「皆因我也年輕，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，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，別在外邊眠花宿柳，恐怕叫老爺太太耽心：這都是你我的癡心，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。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，瞞著家裡也罷了；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，這樣正經大事，也是人家大禮，卻不曾合我說。我也勸過二爺：早辦這件事，果然生個一男半女，連我後來都有靠。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，私自辦了，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。我的這個心，惟有天地可表。頭一天頭裡，我就風聞著知道了，只怕二爺又錯想了，遂不敢先說；目今可巧二爺走了，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。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，起動大駕，挪到家中，你我姐妹同居同處，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，謹慎世務，保養身子，這纔是大禮呢。要是妹妹在外頭，我在裡頭，妹妹白想想，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？再者：叫外人聽著，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，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。況且二爺的名聲，更是要緊的，倒是談論僑們姐兒們，還是小事。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，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，背地裡加減些話，也是常情。妹妹想，自古說的，『當家人，惡水缸。』我要真有不合人的地方兒，上頭三層公婆，當中有好幾位姐姐、妹妹、妯娌們，怎麼容的我到今兒？——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，在外頭住著，我自自然不願意見妹妹，我如何還肯來呢？——拿著我們平兒說起，我還勸著二爺收他呢。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這些小人們糟蹋我，所以纔我知道了。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，和我一塊兒，——住的、使的、穿的、帶的，總是一樣兒的。妹妹這樣伶透人，要肯真心幫我，我也得個膀臂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，就是二爺回來一見，他也從今後悔，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。你我三人，更加和氣，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。要是妹妹不合我去，我也願意搬出來陪著妹妹住，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，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。就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，我也是願意的！」說著，便嗚嗚咽咽，哭將起來了。二姐見了這般，也不免滴下淚來。

二人對見了禮，分序坐下。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。二姐見他打扮不凡，舉止品貌不俗，料定必是平兒，連忙親身攙住，只叫：「妹子快別這麼著，你我是一樣的人！」鳳姐忙也起身笑說：「折死了他！妹妹只管受禮，他原是僑們的丫頭，以後快別這麼著。」說著，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，四對金珠簪環，為拜見的禮。二姐忙拜受了。二人吃茶，對訴已往之事。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：「怨不得別人。如今只求妹妹疼我！」

二姐是個實心人，便認做他是個好人，想道：「小人不遂心，誹謗主子，也是常理。」故傾心吐膽，敘了一回，竟把鳳姐認為知己。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，「只是吃虧心太癡了，反惹人怨。」又說：「已經預備了房屋，奶奶進去，一看便知。」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，今又見如此，豈有不允之理？便說：「原該跟了姐姐去，只是這裡怎麼著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妹妹的箱籠細軟，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。這些粗夯貨，要他無用，還叫人看著。妹妹說誰妥當，就叫誰在這裡。」二姐忙說：「今兒既遇見姐姐，這一進去，凡事只憑姐姐料理。我也來的日子淺，也不曾當過家事，不明白，如何敢作主呢？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。我也沒有什麼東西，那也不過是二爺的。」

鳳姐聽了，便命周瑞家的記清，好生看著，抬到東廂房去。於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，二人攜手上車，又同坐一處，又悄悄的告訴他：「我們家的規矩大。這事老太太、太太一概不知；倘或知道，二爺孝中娶你，管把他打死了。如今且別見老太太、太太。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，姐妹們住著，容易沒人去的。你這一去，且在園子裡住兩天，等我設個法子，回明白了，那時再見方妥。」二姐道：「任憑姐姐裁處。」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，如今不進大門，只奔後門來。下了車，趕散眾人，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，來到李執處相見了。

彼時大觀園裡的□□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。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，引動眾人來看問。二姐一一見過。眾人見了他標致和悅，無不稱揚。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：「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；若老太太、太太知道，我先叫你們死！」園裡的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，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，知道關係非常，都不管這事。

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幾天，「等回明了，我們自然過去。」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，況在服中，不好張揚，自是正理，只得收下權住。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，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。暗暗吩咐他園裡的媳婦們：「好生照看著他。若是走失逃亡，一概和你們算賬！」自己又去暗中行事。不提。

且說合家之人，都暗暗的納罕，說：「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？」

那二姐得了這個所在，又見園裡姐妹個個相好，倒也安心樂業的，自為得所。誰知三日之後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。二姐因說：「沒了頭所在，你回去一聲大奶奶，拿些個來。」善姐兒便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怎麼不知好歹，沒眼色？我們奶奶，天天承應了老太太，又要承應這邊太太，那邊太太；這些姑娘妯娌們，上下幾百男女人，天天起來，都等他的話；一日少說，大事也有一二□件，小事還有三五□件；外頭從娘算起，以及王公侯伯家，多少人情；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；銀子上千錢上萬，一天都從他一個人手裡出入，一個嘴裡調度：那裡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？——我勸你能著些兒罷！僑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。這是他互古少有一個賢良人，纔這樣待你。若差些兒的人，聽見了這話，吵嚷起來，把你丟在外頭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你又敢怎麼著呢？」

一席話，說的尤氏垂了頭。自為有這一說，少不得將就些罷了。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給他吃了，或早一頓，晚一頓，所拿來的東西，皆是剩的。二姐說過兩次，他反瞪著眼叫喚起來了。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，少不得忍著。

隔上五日八日，見鳳姐一面。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，滿嘴裡「好妹妹」不離口。又說：「倘有下人不到之處，你降不住他們，只管告訴我，我打他們。」又罵丫頭媳婦說：「我深知你們軟的欺，硬的怕，背著我的眼，還怕誰！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『不』字，我要你們的命！」二姐見他這般好心，「既有他，我又何必多事？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。我要告了他們，受了委屈，反叫人說我不賢良。」因此，反替他們遮掩。

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，皆已深知，果然已有了婆家的。女婿現在才□九歲，成日在外賭博，不理世業，家私花盡了，父母攆他出來，現在賭錢場存身。父親得了尤婆子二□兩銀子，退了親的，這女婿尚不知道。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。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，便封了二□兩銀子給旺兒，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，「著他寫一張狀子，只要有司衙門裡告去，就告璉二

爺國孝家孝的裡頭，背旨瞞親，仗財依勢，強逼退親，停妻再娶。

這張華也深知利害，先不敢造次。旺兒回了鳳姐。鳳姐氣的罵道：「真是他娘的話！怨不得俗語說：『癩狗扶不上牆的。』你細細說給他，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要緊。不過是借他一鬧，大家沒臉；要鬧大了，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服的。」旺兒領命，只得細說與張華。鳳姐又吩咐旺兒：「他若告了你，你就和他對詞去，」如此，如此，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旺兒聽了有他做主，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，說：「你只告我來旺的過付，一應調唆二爺做的。」

張華便得了主意，和旺兒商議定了。寫一張狀子，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。察院坐堂，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，上面有「家人來旺一人」，只得遣人去賈府傳來旺兒來對詞。青衣不敢擅入，只命人帶信。那旺兒正等著此事，不用人帶信，早在這條街上等候，見了青衣，反迎上去，笑道：「起動眾位弟兄，必是兄弟的事犯了。說不得，快來套上。」眾青衣不敢，只說：「好哥哥，你去罷，別鬧了。」

於是來至堂前跪了。察院命將狀子給他看。旺兒故意看了一遍，碰頭說道：「這事小的盡知的，主人實有此事。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，故意拉小的在內，其中還有人，求老爺再問。」張華碰頭道：「雖還有人，小的不敢告他，所以只告他下人。」旺兒故意的說：「糊塗東西！還不快說出來！這是朝廷公堂上，憑是主子，也要說出來！」張華便說出賈蓉來。察院聽了無法，只得去傳賈蓉。

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下來了，便忙將王信喚來，告訴他此事，命他托察院，只要虛張聲勢，驚嚇而已。又拿了三百銀子給他去打點。是夜，王信到了察院私宅，安了根子。那察院深知原委，收了贓銀，次日回堂，只說張華無賴，因拖欠了賈府銀兩，妄捏虛詞，誣賴良人。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，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，況是賈府之人，巴不得了事，便也不提此事，且都收下，只傳賈蓉對詞。

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璉之事，忽有人來報信，說：「有人告你們，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「快作道理。」賈蓉慌忙來回賈珍。賈珍說：「我卻早已防著這一著。倒難為他這麼大膽子。」即刻封了二百銀子，著人去打點察院；又命家人去對詞。正商議間，又報：「西府二奶奶來了。」賈珍聽了這話，倒吃了一驚，忙要和賈蓉藏躲。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，說：「好大哥哥，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！」賈蓉忙請安。鳳姐拉了他就進來。賈珍還笑說：「好生伺候你嬌娘，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。」說著，便命備馬，躲往別處去了。

這裡鳳姐帶著賈蓉，走進上屋。尤氏也迎出來了，見鳳姐氣色不善，忙說：「什麼事情，這麼忙？」鳳姐照臉一口唾沫，啐道：「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，偷著只往賈家送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，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？你就願意給，也要三媒六證，大家說明，成了個體統纔是。你痰迷了心，脂油蒙了竅！國孝，家孝，兩層在身，就把個人送了來！這會子叫人告我們，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。如今指名提我，要休我！我到了這裡，幹錯了什麼不是，你這麼利害？或是老太太、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，叫你們做這個圈套擠出我去？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，分證明白，回來咱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，大家覲面說個明白，給我休書，我就走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大哭，拉著尤氏，只要去見官。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，只求：「嬌娘息怒！」鳳姐一面又罵賈蓉：「天打雷劈，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東西！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成日家調三窩四，幹出這些沒臉面，沒王法，敗家破業的營生。你死了的娘，陰靈兒也不容你！祖宗也不容你！還敢來勸我！」一面罵著，揚手就打。嚇的賈蓉忙碰頭說道：「嬌娘別動氣！只求嬌娘別看這一時，姪兒千日的不好，還有一日的好。實在嬌娘氣不平，何用嬌娘打？等我自己打。嬌娘只別生氣！」說著，就自己舉手，左右開弓，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。又自己問著自己說：「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？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，不聽嬌娘的話不了？嬌娘是怎麼樣待你？你這麼沒天理，沒良心的！」眾人又要勸，又要笑，又不敢笑。

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，嚎天動地，大放悲聲，只說：「給你兄弟娶親，我不惱，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，把混賬名兒給我背著？偕們只去見官，省了捕快皂隸來拿。再者，偕們過去，只見了老太太、太太和眾族人等，大家公議了，我既不賢良，又不容男人買妾，只給我一紙休書，我即刻就走！你妹妹，我也親身接了來家，生怕老太太、太太生氣，也不敢回，現在三茶六飯，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！我這裡趕著收拾房子，和我一樣的，只等老太太知道了。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，我也不提舊事了，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！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，我一概又不知道。如今告我，我昨日急了，——縱然我出去見官，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，——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。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！」說了又哭，哭了又罵。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，又要撞頭尋死。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，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，並無別話，只罵賈蓉：「混賬種子！和你老子做的好事！我當初就說使不得。」

鳳姐兒聽說這話，哭著，搬著尤氏的臉，問道：「你發昏了？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？不，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？為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？你要告訴了我，這會子不平安了？怎麼得驚官動府，鬧到這步田地？你這會子還怨他們！自古說『妻賢夫禍少』表壯不如裡壯，你但凡是個好的，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？你又沒才幹，又沒口齒，鋸了嘴子的葫蘆，就只會一味瞎小心，應賢良的名兒！」說著，啐了幾口。尤氏也哭道：「何曾不是這樣？你不信，問問跟的人，我何曾不動的？也要他們聽！叫我怎麼樣呢？怨不得妹妹生氣，我只好聽著罷了！」眾姪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，陪笑求說：「二奶奶最聖明的。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，奶奶也作踐夠了，當著奴才們。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？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！」說著，捧上茶來。鳳姐也摔了。

一回止了哭，挽頭髮。又喝罵賈蓉：「出去請你父親來，我對面問他！問親大爺的孝纔五七，姪兒娶親，這個禮，我竟不知道，我問問也好學著，日後教導你們！」賈蓉只跪著磕頭，說：「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，都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。我父親也並不知道。嬌娘要鬧起來了，姪兒也是個死；只求嬌娘責罰姪兒，姪兒謹領。這官司還求嬌娘料理，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。嬌娘是何等樣人！豈不知俗語說的『胳膊折了，在袖子裡』？姪兒糊塗死了，既做了不肖的事，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，少不得還要嬌娘費心費力，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。只當嬌娘有這個不孝的兒子，就惹了禍，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！」說著，又磕頭不絕。

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，心裡早軟了，只是礙著眾人面前，又難改過口來。因歎了一口氣，一面拉起來，一面拭淚，向尤氏道：「嫂子也別惱我，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，一聽見有人告訴了，把我嚇昏了，纔這麼著急的顧前不顧後了。可是蓉兒說的，『胳膊折了，在袖子裡。』剛纔的話，嫂子可別惱！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，先把這官司按下去才好。」尤氏賈蓉一齊都說：「嬌娘放心。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。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，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，給嬌娘送過去，好補上，那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理？那越發我們該死了！但還有一件：老太太、太太們跟前，嬌娘還要周全方便，別提這些話纔好！」

鳳姐又冷笑道：「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，這會子反映著我，替你們周全。我就是個傻子，也傻不到如此！嫂子的兄弟，是我的什麼人？嫂子既怕他絕了後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？嫂子的妹子，就合我的妹子一樣，我一聽見這話，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，趕著傳人收拾了屋子，就要接進來同住；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，他們倒說：『奶奶太性急，若是我們的主意，先回了老太太、太太，看是怎麼樣，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。』我聽了這話，叫我要打要罵的，纔不言語了。誰知偏不稱我的意，偏偏兒的打嘴，半空裡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。我聽見了，嚇的兩夜沒合眼兒，又不敢聲張，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，這樣大膽。打聽了兩日，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。小子們說：『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。他如今急了，凍死餓死，也是個死；現在有這個理，他抓住，縱然死了，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，怎麼怨的他告呢？這事原是二爺做的太急了：國孝一層罪，家孝一層罪，背著父母私娶一層罪，停妻再娶一層罪。俗語說：『拚著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。』他窮瘋了的人，什麼事做不出來？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理，不告等請不成？』——嫂子說，我就是個韓信、張良，聽了這話，也就把智謀嚇回去了。你兄弟又不在家，又沒個人商量，少不得拿錢去墊補。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，越發來訛。我是『耗子尾巴上長瘡——多少膿血兒！』所以又急又氣，少不得來找嫂子。」

尤氏賈蓉不等說完，都說：「不必操心，自然要料理的。」賈蓉又道：「那張華不過是窮急，故捨了命纔告；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，竟許他些銀子，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，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，他出來時，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。」鳳姐兒啞著嘴兒，笑道：「難為你！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，做出這些事來。原來你竟是這麼個有心胸的，我往日錯看了你了！若你說的這話，他暫且依了，且打出官司來，又得了銀子，眼前自然了事。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，銀子到手，三天五天一光了，他又來找事訛詐，再要叨蹬起來，偕們雖不怕，終久耽心。攔不住他說：既沒毛病，為什麼反給他銀子？」

賈蓉原是個明白人，聽如此一說，便笑道：「我還有個主意。『來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』，這事還得我了纔好。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，或是他定要人。或是他願意了事，得錢再娶。他若說一定要人，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，叫他出來還嫁他去；若說要錢，我們少不得給他些個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，——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。他要出去了，偕們家的臉在那裡呢？依我說，只寧可多給錢為是。」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，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，他卻做賢良人；如今怎麼說且只好怎麼依著。

鳳姐兒又說：「外頭好處了，家裡終久怎麼樣呢？你也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、太太纔是。」尤氏又慌了，拉鳳姐兒討主意，怎麼撒謊纔好。鳳姐兒冷笑道：「既沒這本事，誰叫你幹這樣事？這會子這個腔兒，我又看不上！待要不出個主意，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，憑人撮弄我，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，說不得等我應起來。如今你們只別露面，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、太太們磕頭。只說：原係你妹妹，我看上了很好，正因我不大生長，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；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，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，我願意娶來做二房。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，日子又難，不能度日，若等百日之後，無奈無家無業，實在難等。就算我的主意，接進來了，已經廂房收拾出來了，暫且住著，等滿了孝再圓房兒。仗著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，有了不是，也尋不著你們了。——你們娘兒兩個想想，可使得？」

尤氏賈蓉一齊笑說：「到底是孀娘寬洪大量，足智多謀！等事妥了，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。」鳳姐兒道：「罷呀！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！」又指著賈蓉道：「今日我纔知道你了！」說著，把臉卻一紅，眼圈兒也紅了，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。賈蓉忙陪笑道：「罷了！少不得擔待我這一次罷。」說著，忙又跪下了。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，賈蓉纔笑著起來了。

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，取粧奩，伏侍鳳姐兒梳洗了，趕忙又命預備晚飯。鳳姐兒執意要回去，尤氏攔著道：「今日二孀子要這麼走了，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？」賈蓉旁邊笑著勸道：「好孀娘！親孀娘！以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，天打雷劈！」鳳姐兒瞅了他一眼，啐道：「誰信你這——」說到這裡，又咽住了。一面老婆子丫頭們擺上酒菜來，尤氏親自遞酒佈菜。賈蓉又跪著敬了一鍾酒。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。丫頭們遞了漱口茶，又捧上茶來。鳳姐喝了兩口，便起身回去。賈蓉親身送過來，進門時，又悄悄的央告了幾句私心話，鳳姐也不理他，只得快快的回去了。

且說鳳姐進園中，將此事告訴尤二姐，又說，我怎麼操心，又怎麼打聽，須得如此如此，方保得眾人無罪，「少不得偕們按著這個法兒來纔好。」

不知鳳姐又想出什麼計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